秦鹊与禹长庚的支线：

作者碎碎念：之所以没有在正文里对这两个人的感情做过多展现，是害怕有些pc不太习惯这种情节加入，不过当初写处暑的创意正是来源于这两个人，所以用支线的方式来写一下我希望展现的东西。没有什么特别恶俗的梗，不牵扯任何神神怪怪的事情，就是单纯的恋爱剧。写的比较匆忙，加之我文笔不好，很多内容都一笔带过了。如果不把这段作为后日谈之类的，那各位就当看个故事吧。

秦鹊和禹长庚在大学之前就相识了。那时候秦鹊一个人去泸沽湖玩，民宿什么的还没有兴起，一位摩梭人老板把自家的房子改建了两间作客房使用，是个不怎么出名的旅舍，一般只接待些她认识的客人。秦鹊的一个学长是云南人，跟这位老板很要好，听说他要去泸沽湖玩，就把老板的地址告诉了他。旅舍的位置在大落水村，秦鹊定的屋子是双人间，另一个房子是四人间。想着起码看行李不用太费事儿，还有独立卫生间用，所以确认了另一位住客不是小姑娘不会惹出什么麻烦之后，就开开心心地住进去了。他当天搬行李的时候，另一位还没住进来呢。

秦鹊这个人，虽然豁达豪爽，脾气直来直去又好说话，不过人稍微有点神经过敏，比如出门旅游要写三遍备忘录保证万无一失，在餐馆吃出了有脏东西的菜叶子，哪怕不给退钱也会让店家立刻端下去，反正总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有强迫症。这次来云南，他已经在丽江市内呆了几天，奈何人生地不熟，没吃到特别中意的饭。今天他问过旅舍老板，往丽江市内那边有一家还不错的石锅鱼，就饿着肚子跑去了。

到了地方一看，老板所言不假，座无虚席的餐馆肯定差不到哪去。可餐馆里的座位差不多都满了，秦鹊脸皮薄，不好意思主动要拼桌，只好求助于店里的服务员小妹。小妹领着秦鹊转了一圈，真的座无虚席，然还剩两个单桌，都是只坐了一个人。靠里的桌子坐着一个看起来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孩，旁边放了重重一个包，正埋头吃着。靠窗的桌子坐着一位和秦鹊年纪相仿的男生，仍在看菜单。小妹走去里边那桌，刚低眉顺眼地问了一句能否拼桌，被妹子不耐烦地摆摆手，拒绝了。服务员小妹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，只好带着秦鹊往外边那桌走去。小妹照旧低着头问了句，点菜的小哥抬起头看了眼服务员小妹又看了眼秦鹊，问：“拼桌是，做什么？”

小妹愣了一下，秦鹊也愣了，这都问？他觉得这人就是故意的。秦鹊陡然生出了一种被欺负的错觉，脸皮都有点涨红了，但还是硬邦邦地回了一句：“就是我一个人来这吃饭没座了，您如果不习惯就……”话一撂，腿就已经迈出去了，预备转身走人。

看菜单那小哥对着秦鹊抱歉一笑：“我不常在外吃饭，所以一时未想清楚。今天不知道人这样多，再找别家餐厅也麻烦。你要是觉得这家还可以，坐这里无妨的。”

现在轮到秦鹊面子挂不住了，但是吃饭重要，他也不好意思再解释，索性就在服务员小妹的圆场之下坐在了对面。

对面的人依旧在看菜单，秦鹊也看菜单，他不知道吃什么，除了摩梭老板大力推荐的石锅鱼，别的菜都不熟。秦鹊抬手叫来了服务员小妹：“你们这除了石锅鱼……石锅鱼多大一份？点心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”服务员小妹比划一下，他就怂了，“那就要一份石锅鱼，再……要一碟泡梨，米饭，就这样。”小妹弯下身子问对面的小哥点什么，他抬了抬手：“一样的吧。”

秦鹊突然就有点想笑，原来对面这位拿着菜单这么长时间，就跟白看了似的。对面小哥放下菜单，对着秦鹊笑了笑：“怎么了？”

秦鹊“呃”了一声：“没有，就是看你在这看菜单，最后居然跟我点了一样的，我不怎么会吃，你要是不合口就……”话音刚落，他就特别想把这盆水收回去。这不变成我在说他不会吃了吗！

对面的小哥没生气，挥了挥手叫服务员来，把菜单还给人家，才说：“日中了，我随便逛逛，看着店还不错，就来这里吃。奈何第一次到云南，这里风俗习性都不大懂，只看菜单也分不出好坏。听你语气很是熟稔，我跟你点一样的，总不会错。”

秦鹊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答点什么。他是没想到，吃个饭能遇到这种活人瑞，关键人家还把自己捧的很高，这一下子就更没底气了：“不不不我不是懂，是我住的那家店，老板是本地人，会吃的很，跟我说这家馆子好，我就来了。他说，要吃什么猪膘肉，猪血肠，还有苏里玛酒他家都是有的，就石锅鱼的馆子是这几年才开，不尝尝可惜。”

“若是摩梭人都这样说，那自然要尝尝。滇地也算钟灵毓秀，就是少些开化。”一边聊着，泡梨先端上来了。小瓷碟装着四枚泡梨，看起来格外小巧。秦鹊拈起一个尝了尝：“还行，这东西吃着下饭，就是味道太重了不习惯。嗯……”他很快吃完了那个梨，说实话有点自作自受，毕竟空口吃腌菜不是谁都受得住的。秦鹊条件反射般地低下头去倒水，却发现自己的杯子已经满了。

他喝了水，旁边没有服务生，是谁倒的一目了然：“那个……谢谢了啊。我叫秦鹊，不知道小哥怎么称呼？”

对面的人一面替秦鹊续上茶水一面回答：“鄙姓禹，名长庚。”

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跟个人瑞似的呢。秦鹊一边感叹，一边清着桌子，恰好服务员端了石锅鱼来，这双人桌不大，勉勉强强挤下两份。

一顿饭吃的颇尽兴，泸沽湖的鱼就是不一样，鲜香嫩滑，汤也十分醇厚，而且分量都特别有诚意。秦鹊付了自己的账，看禹长庚一时没有走的意思，就提起包，跟他打了个招呼，说是有缘再见了。

此时正值云南雨季，天说变就变。秦鹊本来想在泸沽湖附近转转，看一下摩梭人的建筑审美如何，没走半程就被淋了一头一脸，只好躲到附近的水果店去，待雨停，他提着两个甜木瓜和半袋子雪桃，默默无言地走回了旅舍。

旅舍老板宾珠正坐在门口看雨景，她的房子离泸沽湖近，抬个头，面前就是铺在天上的湛蓝织锦。瞧见秦鹊一幅有苦难言的样子和湿漉漉的衣服，她站起来笑笑：“怎么着，你忘记带伞了？我早和你说过，七八月的泸沽湖啊变脸比翻书都快，快回去换衣服，我去煮点茶，等不下雨了你再出去转。”

秦鹊一叠声地应了，转头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等换完衣服，秦鹊才注意到，另一张空着的床上已经放了行李。

啊……不知道这边住的是什么人。他一边想着，锁上门，就拎着雪桃找老板去了。

两人一面喝着茶，一面聊着泸沽湖和丽江的种种。桃子快吃完了，秦鹊的笔记本上也多了好几页旅游笔记。就在这时候，旅舍的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年轻男生，衣服有些湿，但淋得明显没有秦鹊那么厉害。宾珠扬声招呼：“小禹啊，我煮了茶，过来坐。”

小……禹？秦鹊又看了一眼，还真是巧，这不是中午在餐馆跟他拼桌的那位吗？长得眉清目秀，说话跟住在博物馆似的。禹长庚也没客气，他看起来是轻装出行，径直就走到客厅的桌子旁边，朝两人点了个头便坐下了。

雪桃还剩下几个，洗的干干净净摆在茶盘旁边，秦鹊由于前面有了吃饭的先例，对这人颇有一点好感，指了指桃子让他自便。禹长庚没有拿起桃子就啃，而是拿了一旁的水果刀把桃子切成八瓣，一滴汁水都没流，下完最后一刀，圆滚滚的桃核也顺势就掉出来了。秦鹊在一边看得简直窒息，你又不是没洗手，非要做这么精细，何苦呢。

茶喝完了，禹长庚吃掉的第二个桃子也切得分毫不差。宾珠告诉他俩，晚上也别出去吃，就在她家，尝尝她的手艺。秦鹊这会儿猜的也八九不离十。旅舍四人间就在他房间隔壁，宾珠说了这会子没什么人来，那他必定不值得让老板费心再开另一件房，就只能是自己的室友。外面雨还没停，秦鹊就回了房间打盹。

他一觉醒来，看挂钟已经是五点多，快要到晚饭时间了。秦鹊记得自己睡着之前看见禹长庚推门进来，可现在房间里却没有人影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去观摩老板的手艺了。秦鹊揉了揉头上乱成一团的毛，电光火石间一缕属于饭菜的香气就窜了进来。

“老板，我都被你这晚饭给叫醒啦——”秦鹊扯着嗓子进了厨房，宾珠正在切波铲，旁边就是一盘盘摆好的菜肴。禹长庚也在，他没闲着，帮老板处理食材。虽然手法很是生疏，可看得出来，他的动作十分认真，也一丝不苟。秦鹊拈了两片琵琶肉放进嘴里，宾珠转头看见作妖的手，笑骂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比你学长还贪吃！我这儿还有一会才好呢，你随便转转，饭菜上桌了，再来叫你。”

秦鹊吹着口哨就出去了。没有一会儿，转到近门口，禹长庚就站在离他没有十步远的地方，言简意赅：“回来吃饭吧。”

一碟波铲，半罐泡梨，几条巴鱼干，满盆的砣砣肉，均匀切开的苦荞粑粑，两盘颜色悦目的素菜和三盅咣当酒，就组成了一桌很丰盛的晚餐。三人吃的尽兴，宾珠又善饮，劝着两个人喝了不少酒。这咣当酒虽说是当地人用青稞酿的，可度数着实不低，一顿饭末了，秦鹊还没忘记他在外边摘的一袋子刺梨，踉跄着就朝厨房去了。

剩下的事，秦鹊没记住多少。他一睁眼，被酒的后劲激得头痛，呻吟一声又翻了个身。禹长庚从床上直起身，看着捂着脸的秦鹊：“醒了？”

他特别不好意思：“我……我昨晚是不是跟你聊了一宿？”

禹长庚摇摇头：“没那么久。”

他这样轻描淡写的态度，秦鹊反而不自在了。等脑子渐渐从混沌中清醒过来，他才接了下半句话：“我……我就记得我昨晚上喝多了跟你聊天，好像什么环湖骑自行车，游泳，爬树，你……你别笑话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真的对不起啊。”

禹长庚摆摆手，话里已含了几分笑意：“没事，你醒了就好。酒后失态是常事，你这样子，还当不得吓人。”他翻身下了床，自顾自洗漱去了。

秦鹊捶了捶脑袋，开始回忆昨晚的事，顺便看看今天出门都要准备什么。片刻后，一个声音弱弱响起：“禹长庚……你，昨晚见着我那笔记本没？不大，黑封皮，昨天还摆在茶桌上那个。”

“你同我说，东西都记在你脑子里了，绝对忘不掉。我一时未注意，你在湖边就松了手，它现在，约莫在湖底罢。”

“……我还做了啥？”

“还记得最后掏出来的刺梨么？昨晚你喝的太多，刺梨洗了之后，你全倒在了我的酒里。”

“和我聊天，是前半夜的事。后半夜你去了湖边，歌也唱了，舞也跳了，只差个摩梭姑娘共度良宵。”

“……”秦鹊此时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他很少喝醉，从来不知道自己喝多了酒居然是这幅样子。等禹长庚从洗手间出来，他才敢开口，“对，对不起啊，害的你一晚上没睡好觉。”

禹长庚笑了两声：“骗你的。别的都是假，只有刺梨是真。我那一杯泡了果子的酒，还全落在了你那儿，喝的一滴不剩。可是宾珠的腌菜不好吃？”

秦鹊连话都不敢接，只好问道：“那，我本子呢？”

“嗯……你丢湖里了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